



彩雲集

佛海無涯，唯主是岸

佛海浮沉

「小時候怕你養不大；現在長大了，你竟然跑去當和尚……嗚……嗚……。」媽媽哭哭啼啼叫偉明不要去當和尚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本來是為期七日的出家生活體驗，就是因為媽媽的苦苦哀求，偉明只做了三天和尚便偷偷從寺院跑回家。

偉明中三時已開始接觸佛教，並迷上了它，讀了不少佛教書籍。他覺得佛教的道理深奧難明，如能知人所不知，便覺勝人一籌。除了那份優越感之外，佛教說到的鬼神之事，也大大滿足了他的好奇心。那時周圍有不少基督徒向他傳福音，他不但拒絕，還以佛理駁斥他們至啞口無言。

雖然預科時當了三日和尚，但出來工作後，偉明已沒有以前那麼積極追求佛教，自覺與其他人沒有什麼分別，也會很執著，喜歡金錢，喜歡賭馬……。不過，後來發生了一件非常怪異的事，讓他尋找到那位獨一的真神。

血尿驚魂

偉明說：「一九九八年下半年我排出全紅色的小便，四個月裡我進出醫院，試過X光、超聲波和種菌等無數的檢查，都找不出原因。後來我女朋友——即現在我的太太——的親戚，也是佛教中人，他從我的生辰八字知道我遇上了『污糟嘢』——一男一女的鬼，於是做了一連串的佛教儀式，然後告訴我，我將會排出怪異的糞便。果真如此，我連續四天，每天六七次，排出些咖啡色、異常惡臭的大便，每次排量不多，後來小便出血的情況就沒有了。於是我重新開始做佛教的早課、晚課。」

好景不常，一個多月後，偉明的身體出現異常的發炎，看了醫生也沒有好轉，他感到十分沮喪，為什麼會這樣的呢？一天晚上，他打坐時，突然看見一個靈體走到他面前，他很害怕，不知道是否又遇見『污糟嘢』。最糟糕的是，女朋友的親戚去了大陸做生意，要一個多月後才回來，他真擔心自己等不及了。

主是至尊

在一九九九年復活節假期的最後一天，偉明獨自在家，對著鏡子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呢？佛經不是說，你唸了這些經以後，就不會看到這些『污糟嘢』嗎？」偉明那一刻對佛教的信仰完全崩潰；不過他卻想起三件事：「一是曾與我一起參加短期出家生活體驗的一位同學阿達，他重病痊癒後信了耶穌。二是一位基督徒同事曾鼓勵我嘗試祈禱，求神醫治我的病。三是我只聽聞福音戒毒，為什麼沒有佛教戒毒？我便不期然問自己是否應該相信耶穌呢？」



當日偉明(左)與阿達一起出家當七日和尚，如今兩人都信了主，熱心事奉。



● 編輯室

cmanews@cmauhk.org.hk

於是偉明開口禱告，祈禱完畢只覺得內心平靜，而且好像有聲音告訴他：「不要怕！」第二日他排出大量和以前一樣怪異的糞便，病就痊癒了。後來偉明想：「我以前做了那麼多事情，才只有一點點果效；現在耶穌卻一次過幫我解決了問題，祂真是最偉大的神。」偉明信主後便返藍田堂聚會，他積極的追求信仰，熱心事奉，現為該堂的青少年團契導師和詩班員。

耶佛之別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偉明的信十分功利——只要耶穌能醫治他，只要祈禱「靈驗」，他便信耶穌。然而，偉明的改變卻是真實的。信主後偉明發現自己可能患上甲狀腺癌，如果是以前，他一定會十分憂慮、徬徨，這回他雖然有點擔心，但當想到這位慈愛主時刻與他同行，無論化驗結果如何，神必會有美好的安排，於是便以平常心面對，談笑風生地進入手術室。這份平安是以前信奉佛教所沒有的。化驗結果是良性瘤。

偉明也不時反省基督教與佛教的差異，這讓他更堅定自己的信仰：「佛教教導我們遵守『五戒十善』，要自己努力修行，脫離苦果。我覺得知易行難，今世做不到，下世再做，但不知何年何日才可能得道成佛。」偉明覺得基督教最吸引他的地方是：「過去我接觸到的佛教，很多時都強調自己的修為，我可以足不出戶躲在家裡做早課、晚課，不用接觸任何人。而基督教讓我最感動的地方是神的愛，神一方面讓我看到自己的罪，以及世人都有罪，但神卻愛我們每一個人，饒恕我們一切的過犯，以致我們可以得著新的生命。很多罪大惡極的人也可以回轉，這是基督犧牲的愛的神奇力量。」

昔日因為母親苦苦的哀求，偉明回心轉意；今日因為主愛的呼喚，他從彼岸回到此岸了。哈利路亞！讚美主。✠



書寫人間

回顧過去，才能展望未來

● 陳康德

一般來說，我們只關心自己堂會的發展；偶爾，我們也會談談香港教會的未來；麥格夫(Alister McGrath)的《基督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中文版由董江陽譯，香港：道風書社，2005)卻帶領我們回顧二十世紀全球基督教的發展，並展望她的未來，既有廣度又有深度。

撥開迷思，澄清事實

麥格夫是一位很有歷史感的神學家，著重從現實的角度闡釋神學的發展，富實證精神，不會流於從概念到概念的空泛討論。所以他告訴我們，解放神學是拉丁美洲的主流印象，原來是一場誤會，因為「解放神學實質上是一種學術運動，它的關切與那個地區窮人的關切產生共鳴，但它卻以一種窮人無法理解的術語表述了那些關切。」(頁53)「解放神學本意是面向拉丁美洲大眾文化的，但人們卻認為這是書生氣的、知識分子式的以及脫離於普通大眾的。」(頁54)真正在拉丁美洲急速發展的，其實是靈恩派和福音派。之所以有這種普遍的誤會，乃因北美學者習慣從解放神學家的著作中了解拉丁美洲教會，真是「盡信書不如無書」。

南韓接近半數人口為基督徒，是亞洲基督徒比例最多的國家，麥格夫指出這非凡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因素：「在亞洲的其他地方，基督教很容易被其批評者描述成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在韓國，敵人不是西方，而是日本。在

這整個時期，基督徒在韓國獨立運動中發揮出了一種遠超出其人口比例的積極作用。」(頁46)

拒絕附和，持守傳統

全書撥開許多雲霧，有助我們了解基督教的真實發展。當然本書不是旨在瑣瑣碎碎逐一考證，而是有一個更宏觀的視野。作者先從二十世紀的種族滅絕、斯大林主義、納粹危機、信任危機對基督教的挑戰開始；再談到在全球化下，西歐基督教的衰落及亞、非、拉丁美洲基督教的興盛，以及消費主義如何形塑西方的基督教；最後他更批評自由派的學術神學完全偏離教會生活，並不足持，他借用Antonio Gramsci的「有機的知識分子」的觀念，指出我們需要的是那些產生於信仰群體之內、還要為那個群體負責的「有機的神學家」，他們能「賦予那個群體的基本信念和價值以理智上的嚴格性和實質」；「還肩負著一個任務，即通過提供一個替代方案，並在整個文化之內提高它的可信性，以反對流行的世界觀。」(頁195)

綜觀全書，會感到麥格夫對自由派神學相當不滿。自由派為使信仰符合現代精神，不斷抽空、掏空傳統基督教的價值，最終甚至失去對時代的批判能力，與信徒群體完全脫節。他指出：「(自由派神學家)過於看重那些學術精英，而

沒有顧及那些基層的群眾，並斷定前者的看法要優於後者的看法。」(頁69)書中舉出許多例子，說明學術神學對聖經的理解，如何與信徒群體南轅北轍。

自由派神學以為這樣迎合時代思潮，基督教才能得以存續發展，但結果卻是：「事實上，教會出席人數的最佳預測指標，就是看看，它是肯定傳統的基督教信念並對其會眾有所要求，還是在信念和要求這兩方面都持一種更為自由的觀點。簡單來說，前者在增長，而後者則沒有增長。一九九四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在美國基督徒人口下降之際，)五旬節宗教增長了百分之三百，保守派的新教會則增長了百分之二百。」(頁60)

這其實不難理解，教會所宣揚的道理若與潮流的觀念無異，一般人又何必上教會？迎合潮流，只會使信仰失去生命力，以至在關鍵時刻出現失語症，麥格夫引用Stanley Hauerwas & William H. Willimon的話說：「巴特震驚於他的教會缺乏神學資源來反對希特勒。正是神學的自由主義者，亦即那些以其整個神學生涯來將信仰轉化為能夠為現代人所理解、並能為現代文明的創造所利用的用語的人，無法說『不』。一些人，就像希爾施(Emanuel Hirsch)，甚至還對希特勒說了『是』。」(頁22)

本書給信守聖經的基督徒一份信心，勉勵我們不必向時代精神屈膝下拜。在一個多元的世代，我們更要努力持守那個古老的信仰，因為它仍然是那紛擾世情中的腳前燈、路上光。✠

(作者於本會聚會)